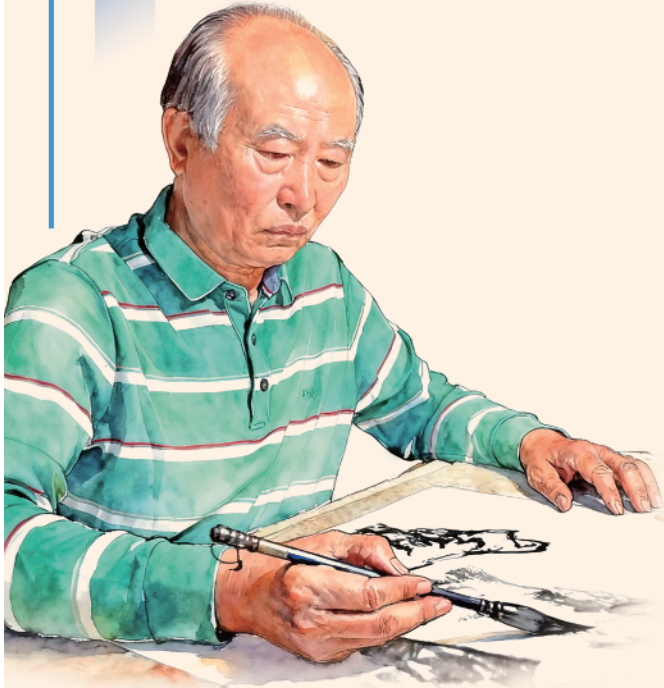


以笔墨守望千年文脉

本报记者 周翔宇

孙茂祥



“这是云龙山,历代古迹的文韵浸润千年,早已是徐州的文化坐标。”“那是戏马台,楚霸王的风在此萦绕,处处刻着楚韵汉风的豪迈筋骨。”

一面挂满画作的白墙边,年近七旬的老者正指点介绍,他是孙茂祥,68岁的徐州画家,国家一级美术师,承国画大师李可染衣钵,作画数十年的他,胸中亦藏着与恩师一脉相承的“山川乡国情”。

他介绍的这些画作,全是取材于彭城七里的近作。以笔墨献礼彭城千年文脉,用色彩歌颂徐州故土风华,正是他的创作初心所在。

画笔为桥,古韵今风中织就文脉经纬

“这些是最近新画的,共16幅,在给你们详细介绍之前,我先给你们说说一个早些时间的作品吧,它算是这组作品的前传。”孙茂祥笑着道。

近年来,徐州彭城七里文脉的焕新成绩斐然,孙茂祥为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而动容,他看到城市繁华间藏着如画的景致,彭城七里文脉流转风华,大受触动。

这份感触催生出一幅大画作,《彭城七里舞春风》,作于今年春节之后。

“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回音上”。这是他漫步街巷的体悟,亦是创作的底色。他多次赴彭城七里写生,晨雾中绘下故黄河石舫、游人,暮色里眺望户部山民居、夜市,古建与新景在速写本上交织成网。

“我先是带着速写本,去捕捉那些局部小景与细节,等素材积攒得多了,就带回家细细琢磨,反复推敲,将这些片段构思重组,慢慢铺展成一幅画。”步履不停,笔墨不辍,这份匠心凝聚于笔端。《彭城七里舞春风》就在他日夜伏案的创作里,花费一月光阴,终成佳作。

《彭城七里舞春风》收获各界赞誉,但比起掌声,创作时的热忱更让他振奋:“能用画笔传播家乡的文化与美,是幸福的事。”

这份执念催他续耕,一番构思后,五一刚过,便启笔新作《彭城七里》,共16幅,他称作十六楹,含《戏马台怀古》《云龙书院新景》《放鹤亭怀古》《黄楼怀古》等作,彭城七里上的许多文化地标,皆被他凝于笔端。

初心为墨,数十年间绘下彭城岁月

16幅画作规整挂于墙上,戏马台的雄

阔、黄楼的古朴与乾隆行宫的雅致各有千秋,古今风华在笔墨间交织共鸣。这份精美的艺术张力绝非偶然得来,而是孙茂祥40年的沉淀。

自1984年《湖光山水色云乡》起,这位土生土长的徐州艺术家便以笔墨为纽带,联结起彭城的山川人文。

数十载光阴里,他的足迹踏遍徐州,曾六度挥毫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,将纪念馆的巍峨与松柏的苍劲凝于画布;绘6.6米×2.2米巨制《云龙山水壮古彭》,以壮阔山水承载城市豪气;为徐州高铁站作《春满古彭》,让盎然春意迎候南来北往的旅人。40年来近乎一年一精品,《淮海曙光》藏红色记忆,《泉山烟雨多奇峰》显灵秀神韵,《古彭春晓》映发展活力……

支撑这份坚守的,是恩师李可染先生“山川乡国情”五个字承载的精神力量。这些字早已深烙心间,每次念及,他都能触摸到艺术与故土血脉相连的温度。

这份联结化作不竭动力,让他3个月间,白日不避风雨暑热,踏访彭城七里;夜晚点灯构思,伏案推敲。他将对家乡的赤诚,尽数凝进十六帧彭城文脉献礼之作,以笔墨线条与色彩一同承载故土情怀。

文心为魂,让山川乡国情扎根人心

“画品即人品,笔墨见文心”。在孙茂祥看来,山水画的终极价值,不仅在于描摹物象之美,更在于传递精神之魂。

他深知,以彭城七里为题材的作品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,关键在于笔墨间藏着的“文心”,那是对故土的赤诚、对历史的敬畏,亦是对时代的感知。正因如此,他始终践行石涛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的理念,在守正与出新之间,执着探索着属于自己的“写心之道”。

创作《戏马台怀古》时,他既参考文献中项羽戏马的豪迈记载,又多次登临戏马台,以苍劲笔墨勾勒古台轮廓,以淡彩晕染暮色霞光,让怀古之情与眼前之景交融共生。

而在描绘《云龙书院新景》时,他则以明快笔触捕捉书院的日常景象,让传统文化的生机在笔墨间流淌。这种“因心造境,以手运心”的创作,使得他的作品既有“耳目一新”的视觉感染力,更有“沁人心脾”的情感穿透力。

作为“97中国画坛百杰画家”,孙茂祥始终记得李可染先生“创作如进入枪林弹雨的战场”的教诲,更坚守着“把山川乡国情献给人民”的担当。

他的画作从不囿于画室与展厅,车站里的迎客之作、会议室的恢弘长卷,都在以看得见的方式,让彭城文脉之美触手可及。

恰似《彭城七里舞春风》里的那缕“春风”,连同《彭城七里》十六帧的古意新韵,既晕染了画中景致,又浸润了人们的心田,让千年文脉借笔墨之力,生生不息。

把每一位乘客平安送达目的地

本报记者 孟丽 通讯员 柴华

李明



清晨5点30分,天空仍浸在一片墨色中,西部公交客运有限公司的场站里,几盏灯划破黎明的静谧。18路公交车驾驶员李明身着整洁的工作服,正仔细进行发车前的检查。他的指尖抚过轮胎,抚过车窗边框,最后双手握住方向盘——这已是他与它相伴的第29个年头。

连续五年荣获的“先进工作者”证书,整齐叠放在储物柜里;媒体的多次报道,更是对他工作的有力肯定。可李明总说:“真正的荣誉,是乘客下车时那句真诚的‘谢谢’,是同事递来的一杯暖心热茶,更是把公司‘用心服务每一公里’的要求扎扎实实落到实处。”

雨中急援:2分钟“除雾”护出行

9月的徐州,一场秋雨来得猝不及防。18路公交车驾驶员王海芬刚跑完一趟往返,刚停稳车就跳下来,盯着车前挡风玻璃急得直转圈——玻璃上蒙着一层厚厚的雾气,用干抹布擦了又起,用湿抹布擦完更模糊了,眼看发车时间只剩2分钟。王海芬急得额头都冒了汗,这一幕刚好被准备发车检查的李明看在眼里。

“别急!”一阵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王海芬回头,就见李明撑着一把蓝色雨伞快步走来,伞下还攥着一瓶没开封的车窗去雾喷剂——这是他自己特意买的,知道雨天同事们常被玻璃起雾所困扰,一直放在车上备用。李明把伞往她手里一塞,自己弓着身子钻进雨里。他先拧开喷剂盖子,对着挡风玻璃从左到右均匀喷洒,然后又用抹布顺着水流方向反复擦拭;擦完前挡风玻璃,再绕到车身两侧,踮着脚够到后视镜,先把镜面上的水珠擦掉,再薄薄喷上一层喷剂,用指腹轻轻揉开,确保每个角度都能看清后方路况。

“好了!”李明直起身,把喷剂塞进王海芬手里,笑着说,“这喷剂管用,下午都不会起雾,路上注意安全。”王海芬连连道谢。那天下午,她驾驶的公交车穿梭在雨幕里,挡风玻璃始终干净透亮。在公交大家庭里,同事之间互相搭把手,保障了线路的顺畅。

车厢暖事:点滴细节见真心

对李明而言,公交车不仅是运输工具,更是传递温情的流动服务窗口。每天发车前,他都会提前10分钟上车,先检查座椅螺丝是否稳固、扶手是否干净,“清理干净才

放心,咱们得让乘客坐着舒心。”这是他常跟新同事说的话。

早高峰时,车厢里挤满人。遇到背着书包的学生,他会提醒“别挤着,找个扶手抓紧,快到了我叫你”;看到提着菜篮子的老人,他会等对方坐稳扶好,才缓缓起步,还会跟旁边的乘客轻声说“麻烦大家多照顾下老人家,谢谢了”。

去年冬天,李明跑完最后一趟车,按照公司“一趟一清扫”的要求打扫车厢时,发现后排座位底下有个黑色手提袋。他打开一看,里面装着一张医保卡、几百块现金,他立刻拿着手提袋去调度室,登记失物信息,没过半小时,一位头发花白的阿姨冒着寒风赶到场站寻找。李明赶紧把袋子递过去,阿姨打开袋子,确认东西都在,攥着李明的手不肯放:“太谢谢你了!这医保卡要是丢了,我去医院看病都没法报销。”李明笑着摆手:“这是我应该做的,都是分内事。”

初心不改:29年铸就公交榜样

1996年,20岁的李明成为公交公司的一名驾驶员,第一次握住方向盘时,心里既紧张又激动。“那时候线路没现在这么完

用镜头记录徐州碉堡

本报记者 李小麦

潘义



在贾汪区夏桥矿的荒草丛中,潘义拨开齐腰的灌木,用镜头对准了一座青砖结构的架空式碉堡。这座总高10余米的建筑,底部暗道通向铁路线,周身密布射击孔。

作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韩桥煤矿旧址的重要遗存,它是潘义镜头下78座徐州碉堡的缩影,也是这位民间历史守护者用脚步丈量战争遗迹的见证。近日,潘义以“彭城潘公子”为号,将自己的徐州碉堡探访之旅分享至网络,短短数日得到数十万的点击量。

78座碉堡的发现之旅

1971年出生的潘义,是徐州市摄影家协会会员。工作之余,他喜欢写作、涂鸦、玩镜头,对寻找探索徐州战争遗址——碉堡情有独钟。

2023年春天,他第一次将故黄河岸边的碉堡照片发到朋友圈时,未曾想这条偶然的分享,竟开启了一段持续至今的寻访之路。“最初只是觉得新奇,徐州人谁没见过几座碉堡?但深入了解后发现,这些散落的建筑竟是一部立体的战争史。”潘义说,碉堡作为近代战争遗留的产物,见证了那段国人反抗侵略、英勇斗争的历史,“我们记录真实,是为了铭记那段血与火的经

历,知耻而后勇!”

碉堡是具有端口或洞口的防御性结构。抗日战争中的徐州会战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淮海战役,都在徐州留下了密集的防御工事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城市的建设,碉堡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,部分被遗留下来的碉堡,或隐于城中,或弃于荒野……风雨的侵蚀在它们身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,但依然展现着真实的历史。徐州现存的碉堡究竟有多少?潘义查阅了各类资料,均未找到相关记载。据他近年来持续探寻和研究,目前徐州地区尚存碉堡(炮楼等)已不足百座,而他已记录78座。

据潘义介绍,他第一次拍摄的碉堡,是故黄河沿岸和云龙山的几座。将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后,不仅引来不少人点赞、评论,还有朋友主动向他提供了徐州地区其他碉堡的线索。在新媒体平台上,不少历史爱好者也为他提供了新线索,这些碉堡大多隐藏在野山深谷、荒郊野外。他利用业余时间翻山越岭到处寻访,腿摔伤过,衣服经常被划破,身上被蚊虫不知咬过多少疙瘩,但潘义依然没有放弃,一直坚持到了现在。

从镜头到档案的坚守

“这是文亭街消失的碉堡,蒋老师20多年前拍的。”潘义翻看着手机里的老照

片,照片中的碉堡与眼前现存的碉堡,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在徐州市摄影家协会的一次交流活动中,潘义结识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蒋明君,这位记录徐州碉堡的前辈,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20多年积累的影像资料,其中不少碉堡已在城市建设中消失,如文亭街的碉堡、民主路的碉堡、机场附近的防御工事等。

这段传承,让潘义的拍摄从单纯的个人兴趣,升华为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。他开始系统记录碉堡的建筑特征:除固山那座仅一平方米的迷你碉堡,虽只有一个射击孔,却能扼守整座山的西南要道;南楼山的碉堡与观察哨之间,交错分布着纵深战壕;复兴南路的碉楼,砖石上深浅不一的弹痕,无声诉说着当年激烈的攻防战事……“徐州的碉堡种类太多了,有圆形、方形、六角形,还有地堡、暗堡、母堡、梅花堡,每种形制都对应着特定的战术需求。”潘义说。

距徐州市区40公里的贾汪区夏桥矿,是潘义目前探访过的最远地点。网友提供线索称,贾汪夏桥矿有一座碉堡,保存相对完整,他随即驱车前往。翻过铁路线后,因夏季草木疯长,足足搜寻了半个小时仍无所获。后来,他通过与网友现场视频连线,才在一处极为偏僻的围墙角落灌木丛中找到这座碉堡。“这座碉堡是徐州唯一的架空式

碉堡,为青砖结构,底部设有暗道。它先有一个平台,平台之上是架空层,架空层之上才是碉堡主体,总高十余米,其中平台高3米多。”潘义介绍道。

用热爱拼凑城市记忆

“每找到一座碉堡,我的思绪就会飘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。”潘义动情地说,碉堡上深浅不一的弹孔,被炮火削得参差不齐的砖石,仿佛仍能让人看到先辈们冒着枪林弹雨、奋勇攀登冲锋的决绝身影。

为此,在拍摄碉堡的同时,潘义同步开展了徐州籍抗战老兵事迹的整理工作。如今,他已收集227位老兵的故事。在他看来,碉堡是凝固的战场,老兵是行走的历史,两者相互印证才能还原真实的过去。

在老东门历史文化街区,一座碉堡被纳入商业改造范围,成为“消失的墙”文化展馆的一部分;而夏桥矿的碉堡群则在2015年得到系统修缮,作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组成部分得以留存。这两种模式让潘义看到了希望,他呼吁建立徐州军事碉堡档案,对有价值的碉堡建筑设立文物保护牌和简介牌。

夕阳下,潘义为近日发现的第78座碉堡拍摄最后一张照片。“我只是在做一件该做的事,这些碉堡不该被遗忘。”他的话简单朴素,却道出了一个民间历史守护者的责任与担当。在徐州的建城史上,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人,用热爱与坚持为城市记忆拼图,让历史的光芒穿透岁月尘埃,照亮未来的道路。